

第一卷 璇璣圖遺文傳半寶 風流種遲配俟佳人

詩曰：

傳聞織女奏天章，誰道人間見七襄。

留得當年遺錦在，直教想煞有情郎。

話說自古及今，奇男子與奇女子皆大地英靈之氣鐘於色，而奇於才。古來有個絕世的奇女子，既具十分姿色，又具異樣文心，異樣慧手，造出一件巧奪天工的稀奇寶貝。這寶貝真是神物，在當時能使琴瑟乖而復調，夫婦離而復合。流傳至幾百年後，又做了一對佳人才子的撮合山，成就千古風流佳話。你道那奇女子是何人？便是竇滔之妻蘇若蘭。你道那寶貝是何物？便是蘇若蘭所織的回文錦。他成就的佳人才子是那一朝？卻是唐朝梁生、桑氏的故事。在下如今且未表桑氏，先表梁生；將表梁生，須先把回文錦的緣由說與看官聽。

昔秦苻堅時，武功人陳留縣令蘇道質，生有三女。那三女之中祇有第三個女兒蕙娘，小字若蘭，生得豐神絕世，真個似玉如花，更兼才情敏妙，精通詩賦，又復善於繡錦，工於機杼，十指中疑有仙氣。父親蘇道質極其鍾愛，為之擇一快婿，乃扶風人，姓竇名滔字連波，係右將軍竇真之孫，竇朗之子。其人儀容秀偉，才識超群，官拜秦州刺史。這兩個真是一對夫妻。你道竇滔娶了這等一個妻子，也十分夠了。誰想人心不足，得隴望蜀，又私寵了一個善歌舞的美姬，叫做趙陽臺，蓄於別宅。若蘭知道了，心懷不平，立刻把陽臺取回家來。因嗔怪丈夫瞞了他，故意將陽臺凌虐。陽臺受了些氣，哭訴於竇滔。竇滔祇道妻子嫉妒，便於夫妻情分上漸漸疏淡。後來陞了安南將軍，鎮守襄陽，要攜若蘭赴任。若蘭氣忿不肯同去。竇滔徑自同著趙陽臺去了。一去經年，與若蘭音問不通。若蘭深自追悔，思量無以感動其夫，因想陽臺不過以色伎見寵，我當以才情勝之。於是，獨運巧思，織下一幅回文錦，名曰：「璇璣圖」。其圖橫豎八寸長，上織八百餘字，卻縱橫反覆皆成章句，字體點畫無不五色相宜，瑩心耀目，便是天孫機上也織不出這一幅異錦。當時，見者無不歎為奇絕，然不能盡通其章句。若蘭笑道：「非我良人莫之能解。」遂遣蒼頭齎至襄陽，送與竇滔。竇滔細細看了，既服其才情之妙，又見其詩中皆自敘寂寞悲涼、想念君子之意，因大悔悟。便把陽臺遣歸，發車徒盛禮歡迎若蘭至任所同處，恩好比前愈篤。這便是琴瑟乖而復調，夫婦離而復合，全虧這幅璇璣圖了。

後來這璇璣圖流傳世間，又有人把來，依樣刊刻了牙板，傳流後世。於是，多有文人墨士尋繹其中章句，也有五言的，也有七言的，也有三言、四言、六言的，準於百首。總祇尋繹不盡，正不知有多少詩在內，真是一件奇寶。若非絕世奇女子，如何造得出？祇看古今來女子中極奇的，如唐朝武則天皇后，以女子而為天下主，改唐為周，自稱金輪皇帝。他誇恃己之才，以為古來奇女子無過於我。獨見了蘇若蘭璇璣圖的刻本，十分歎服，特御制序文一篇，頒刻行世，至今傳誦。正是：

則天作序褒蘇蕙，祇為璇璣迥出群。

才調漫誇如意曲，離奇怎及錦回文。

則天皇后愛那璇璣圖文字，用千金購求原圖，收貯宮中，時常把玩。後因天寶之亂，此圖失去，朝廷多方求覓未獲。至僖宗乾符年間，楚中襄州地方，有個孝廉，姓梁名哲，號孟升。因赴公車下第而回。行至半路，偶到一酒館中沽飲，忽見一個軍人拿著半幅舊錦，問店主人換酒喫。店主人不肯換與他，互相爭嚷。梁孝廉走將過去，取那舊錦來看時，卻原來就是蘇若蘭織的回文錦字璇璣圖，但祇有前半幅，已失去了後半幅。梁孝廉見了，便問那軍人道：「這錦還有半幅，可也在你處麼？」軍人道：「祇這半幅，我也在一處拾得的，卻不知那半幅的去處。」梁孝廉道：「既如此，你祇將這半幅賣與我罷！」當下將些銀兩付與軍人，買了這斷錦，攜至家中，把與夫人竇氏觀看。竇氏笑道：「此原是我竇家故物，合當付我珍藏。」梁孝廉道：「此錦向在宮中，因亂失去。朝廷屢次購求，無從尋覓。今幸為我得，但可惜祇半幅，不知那半幅又流落在何處。待慢慢也留心訪求，或者異錦仍當完合，那半幅也被我家獲著，亦未可知。今且不可輕示外人，恐生事端。」自此，梁孝廉夫婦珍藏這半錦，等閑不肯把與人看，便是至親至友欲求一見，亦不可得。正是：

至文留與知音賞，石鼓還須待茂先。

梁孝廉雖珍重這回文錦，然但能欽其寶，未能譯其句，即幸得之，亦有何用？誰想他既得了一件非常之物，便生下一個非常之人。原來，梁孝廉有一子，名棟材，字用之，年方七歲，聰慧絕人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屬文不假思索。一日，偶見了刻本的璇璣圖，愛玩不已，便把前人尋繹不到的章句，另自繹出三十首。梁孝廉見之，大是驚異，因即將這半幅斷錦付與他。梁生大喜，朝夕把玩，不忍釋手。梁孝廉將兒子所繹的三十首回文詩誇示於人，一時你稱我羨，都道梁孝廉家出了一個神童。

這名兒揚開去，早驚動了本州的太守。那太守姓柳名玘，乃長安華州人柳公綽之後，曾為殿中侍御史。因那時宦官楊復恭擅權，柳公為人鯁直，與復恭不合，求補外任，左遷了襄州太守。當下聞梁孝廉之子有神童之名，便著人去請他來相見，要面試他一試。梁孝廉與夫人竇氏恐怕兒子年幼，不敢便教他去謁見官長。倒是梁生道：「太守既以禮來請，如何不去見他？」遂告過父母，同著來人，徑至府堂，見了柳公。晉接之間，禮貌無失，應對如流。柳公道：「聞足下繹得璇璣圖詩句，果有之乎？」梁生道：「偶逞臆見繹得數首，恐無當於高明。」柳公便教取過紙筆，命梁生一一錄出，一面取璇璣圖的刻本來細細對看。果然聯合得天然巧妙，皆前賢絀繹所不及。柳公極其嘉歎，然猶心疑是他父親所為，欲即面試其虛實，乃笑道：「我今欲將璇璣圖為題，作古風一篇，足下能即走筆否？」梁生欣然領諾，便磨墨展紙，略不思索，一揮而就。其詩曰：

天孫昔日離瑤臺，織成雲錦流塵埃。

縱橫顛倒皆堪句，鴻文五色真奇哉。

自號「璇璣」誠不愧，大珠小珠相連綴。

即今憑吊動人懷，何況當年舊夫婿。

嗟哉陽臺寵忽移，巧歌妙舞將奚為？

縱令聲技絕天下，難方尺幅琳琅詞。

獨怪天章費紉繹，竇子安能盡識得？

若能盡識個中文，恨不連波自詮釋。

兩人相視應相笑，知音不與外人道。

歎息人亡圖僅存，後賢披拂空銷魂。

寫畢，呈與柳公觀看。柳公看了，大加稱賞道：「細觀此詩，筆致合然，聳秀入古，雖使沈宋構思，燕許握筆，不是過矣！不意髫鬢之年，有此異才。」遂改容敬禮，請入後堂，置酒相待。

飲酒間，柳公道：「足下詩才高妙，異日固當獨步一時。但老夫尚欲試策問兩條，以卜他年經濟。」梁生起身道：「蒙童無識，何足以辱？明問！既承詢及芻蕘，敢不自陳葑菲，乞即命題，尚求教正。」柳公出下兩個策論：一問用人，一問兵事。梁生不慌不忙，就席間對策二道，於用人策中，極言宦豎之害；於兵事策中，極言藩鎮之害，語語切中時弊。柳公看了，愈加贊歎，因問道：「宦官藩鎮之害，畢竟當如何治之？」梁生道：「宦官乃城狐社鼠，若輕易動搖，恐遺憂君父，須善圖之，方保萬全。至於藩鎮肆橫，必用王師征討，但兵難遙度，須臨時權變，非一定之法所可拘也。」柳公點頭道：「足下所言，可謂深通國勢，熟諳軍機，將來定是文武全才，為國家棟梁之用，老夫便當表薦於朝。」梁生遜謝道：「黃口孺子，何敢有污薦擯？況小子之意，願從科第進身，不欲以他途媒進。」柳公道：「足下大志如此，老夫益深欽羨。今且以膠膠為儲才之地可也。」梁生逡巡稱謝。席散之後，梁生告辭。柳公親自送出府門而別。次日，便把梁棟材名字補了博士弟子員，送學肄業。梁孝廉歡喜，隨即率領了兒子到府謁謝。柳公接見留坐，問起令郎曾有姻事否。梁孝廉答道：「尚未曾婚聘。」柳公笑道：「可惜老夫無女，沒福招此一位快婿。」梁孝廉謝道：「豚子過蒙寵愛，無以克當。」柳公又極口稱贊了一番。梁孝廉作謝而別。自此，梁生的神童之名大著，哄動了一個襄州。城中凡大家富戶有女兒的，都想要招他為婿，議親者紛紛的到梁家來說。正是：

憑你才高海內，必附貴者而名。

眾人以耳為目，祇為太守雲雲。

當時議親者雖多，誰想梁生年紀便小卻偏作怪，他因心愛了那璇璣圖，遂發個誓願，必要女郎的文才也像蘇若蘭一般的，方纔娶他。你道人家女子，就是聰明的，也不過描鸞刺繡、識字通文而已。若要比這織回文錦的才思，卻那裏又有第二個蘇若蘭？所以議親者雖多，都不中梁生之意。父母一來道他年紀尚幼，婚姻一事還可稍緩；二來見他志願甚高，非比尋常，擇配須要替他覓個佳偶，不可造次。因此遲遲至十三歲，依然未訂絲蘿。

梁孝廉有個嫡姊，嫁與本州秀才房元化，生一女兒，小字瑩波，年方十二，略有姿容，稍知文墨。房元化時常與妻子梁氏私議，要把女兒中表聯姻，就招內侄梁生為婿。祇因見梁生志大言大，未敢啟齒。不想梁氏偶染一病，因服差了藥，竟嗚呼哀哉了。房元化為痛傷妻子之故，亦染成一病，醫禱無效，也看看不起。臨危之時，特請舅子梁孝廉到臥榻之前，將孤女瑩波託付與他，說道：「小弟無子，止此一女，今令姐既已告殂，弟又將登鬼錄，此女無所依歸，乞老舅念骨肉之情，領他到家去撫養。若令郎不棄寒賤，便可遣侍箕帚。如其不然，竟養作養女，另為擇配，但使不至失所，弟於九泉之下，亦瞑目矣。言訖而逝。」

梁孝廉既受了房元化臨終之託，又見他家境廉薄，後事無辦，心中惻然，凡一應殯殮喪葬之費，俱代為支值。喪事畢後，便領甥女瑩波到家。夫人竇氏正沒個親生女兒，今得甥女奉侍，甚是喜歡。瑩波趨承膝下，禮貌亦無缺，竇氏愈加憐惜，直是親生的一般。又見其舉止儀容亦頗不俗，因想兒子棟材至今未有姻事，何不中表為婚，竟將甥女做了媳婦？遂把此意與梁孝廉相商。梁孝廉道：「前日姊丈臨終之時，亦曾言及此，但恐孩兒所望太高，未必便看得甥女中意，你可試探他一探，看他如何說。」竇氏應諾，便喚梁生來，對他說道：「古人云：『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。』你如今婚姻未就，是我父母身上一件未了之事。今你表妹瑩波，頗有幾分才貌，我意欲教你做個溫太真，你道好麼？」梁生笑道：「孩兒有願在先，今表妹若果像得蘇若蘭，則玉鏡之聘，固所不惜；若祇如此平平才貌，恐非金屋中物。」竇氏道：「你休痴心妄想，蘇若蘭這般女子，曠代而生，不容有二，你若必要像得他的方與為婚，祇怕一世不能有配，卻不把百年大事錯過了？」梁生道：「天既生才子，必生才女配之，難道當今便沒有蘇若蘭？祇是未能便相遇乎。若不過其人，孩兒情願終身不娶。」說罷，便去桌上取過筆硯來，題詩四句於壁間道：

天生彩鳳難為配，必產文鸞便與諧。

斷錦已亡猶可獲，佳人那得不重來。

竇氏見梁生所言如此，又看了所題詩句，知其志不可強，祇索罷了。誰想那瑩波當初在家時，常聽得父母說要與梁家表兄聯姻，又聞父親臨終遺言也曾道及。後來過繼到梁家，見梁生豐姿出眾，心竊慕之，聽說舅姆要把他與梁生配合，私心甚喜。及聞梁生嫌比他，不肯要他為妻，心中十分不樂道：「難道我便是個棄物？我看你明日娶的妻子是怎樣一個天仙織女！」又怨恨梁孝廉夫婦兩個不徑自作主，卻甚憑孩兒嫌長道短。因想：我親生的爹媽死了，如今以舅為父，以舅姆為母，畢竟不著疼熱，正不知明日把我配與什麼人。於是將承歡侍養的念頭都放冷了。有一篇口號，單道那過繼異姓人家女兒的沒用處，且是說得好，道是：

惜如金，非生麗水，愛似玉，豈出昆岡。親之待女，祇是一般心意；女之視親，偏有兩樣肚腸。一個解衣衣之，推食食之，十分保護；一個謂他人父，為他人母，滿腹淒涼。一個勉爾趨承，終嫌生強；一個見他侍奉，認做家常。必使受託蘋蘩，方是真媳婦奉侍真舅姑；若但虛陪定省，不過假兄妹趨侍假爹娘。憑你作親兒女在膝前，看他祇有自父母在心兒上。

話說的雖則如此說，難道人家過繼的兒女盡是沒用的？天下盡有親生兒女，爹娘竟受用他不著，反虧了過繼的收成結果。所謂有意種花花不活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人家父母也祇為這個話頭，所以過繼兒女在身邊，雖不知那個兒女的心裏是怎地，若論父母之心，再沒有個不盡的。即如竇氏把甥女瑩波愛若親生，既認做女兒，又欲配為媳婦，祇因兒子不願，遂不相強，非是他不能徑自作主配合。他也道：「兒女婚姻乃百年大事，必須男女你貪我愛，異日方纔夫妻和好。若兩個裏邊有一個不願，便使父母硬做主張配合了，到底不能十分和順。在男子還可別選佳麗，更置側室，那女子卻不誤了他終身？」所以，梁生既不願以瑩波為妻，竇氏便不強他，這不特任從兒子，亦是愛惜瑩波的一片好意。當日，竇氏與梁孝廉商議道：「孩兒立志難強，中表為婚，非其所願，但急切那裏有個十分才貌的女子來配他？姻緣在天，須索慢慢替他訪求。如今且先與瑩波定下了一頭好親事，庶不負他父親臨終之託。」梁孝廉點頭道：「說得是。」便著人喚幾個媒婆進來，把這話對他說了，教他在外邊尋覓個好頭腦。看官，你道瑩波的姻事不像梁生這般揀擇，定然是容易成的了，那知人情最是勢利，打聽瑩波不是梁孝廉的親生女兒，有高似梁家的，便不肯與他聯姻；若低似梁家的，梁孝廉夫婦卻又不肯。為此高來不成，低來不就，瑩波的姻事也祇顧蹉跎了。祇因他姻事蹉跎，便又引出個中表議婚的頭腦來，有分教：

雀屏開處，招一個無行郎君；
萱草堂前，添一個掛名兒子。
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卷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合錦回文傳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